

1369

春花朵朵

短篇小说集



春花朵朵

鞍山市文艺创作组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沈阳

春花朵朵

短篇小说集

鞍山市文艺创作组编

•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32 $\frac{1}{2}$ 印张: 5 $\frac{1}{2}$
字数: 100,000 印数: 1—45,000
1973年10月第1版 1973年10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: 10090·65 定价: 0.32元

目 次

“叫劲厂长”	张林吉 (1)
回家路上	李正连 (12)
春在窗外	易长利 (23)
支 援	徐光夫 (35)
钢梁铁柱	李云德 (50)
潜 力	郑 昌 (67)
在前进的道路上	李克夫 (82)
难忘的一天	石土坡 (98)
铁柜的秘密	赵英超 (115)
采访的启示	周 颖 (126)
一朵“革新花”	杨兴业 (139)
预 热	李振文 (150)

“叫 劲 厂 长”

张 林 吉

您打听“叫劲厂长”吗？“叫劲厂长”，姓李名铁，五十挂零的人了，是咱厂土建队瓦工班的老班长，共产党员，市里的劳动模范。为了钢铁跃进，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，遇到困难，总是说：“叫叫劲，把它拿下来！”一来二去，大家几乎把他的真姓名给忘记了，都管他叫“叫劲师傅”。至于后来咋又变成“叫劲厂长”了，这得从头说起——

—

记得，那是在厂“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”上，主要议程都进行完了，最后，党委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说：“随着国家建设大发展的需要，国家急需我们自力更生制造一批砖，……”当他讲到这，人群里，有的迅速地交换着目光，有的则咬着耳朵在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只见这时，会场中站起一个人来：上中等个，宽肩膀，穿一身稍带泥灰的蓝色劳动服，头戴米色鸭舌帽，清了清嗓子，简短有力地说：“这任务咱叫叫劲，包下啦！”

全会场的人一齐投过去赞赏的目光。

你说这人是谁？这就是“叫劲师傅”李铁啊！他一句话落地，实打实凿，铮铮有声，谁不折服？大家都用力地拍着巴掌。党委领导同志立即招呼他到台上讲讲，可他说什么也上不去，说是话已经说完了。大伙不放过，硬是鼓掌请他上去……正在这时，人们注意到靠近李师傅旁边，又站起一个人来，细高挑，瓜子脸，三十来岁。只见他探着身子，一只手卷成喇叭形，对着李师傅耳朵嘀咕了几句什么。

你知道这人是谁？这就是瓦工班的副班长曹德安。你以为他是劝老班长上台讲话吗？恰恰相反，他是不让李师傅“冒冒失失”地接受任务。他冲“叫劲师傅”小声说：“咱是摆弄砖头的不假，可压根没做过砖，我早就说过，没有弯弯肚子，别吃镰刀头……”曹德安嘀咕过后，只见老班长眉头立时拧起了大疙瘩，沉思了一阵，反而迈开坚定的步子迅速跃上讲台。

老班长沉思的啥？他不是不上去吗？怎么寻思寻思又上去了？原来，他寻思的不是别的，正是小曹提出的问题：他认为他不是“冒冒失失”接受任务的，他心里是有底数的。这个底数就是他小时候在资本家办的砖厂里当过童工，后来又一直和砖头打交道，懂些制砖的科学道理；再说他看见本厂的大量矿渣、炉渣白白扔掉了，还占了农田，感到心疼，曾和大伙多次核计过、研究过、试验过用这些东西做砖的问题。班里的大多数同志，也早就有这个心，这次领导号召做砖，是正中大伙的心意啊……他核计着这一切，觉得有必要

上台说道说道。

李师傅上台后，党委领导给他倒上一杯水，拉了拉椅子，摁他坐下。他对着麦克，舞台上的高弧灯照着他的脸，那建筑工人特有的赭石色的脸膛更红了。这一霎那，他想到自己童年当童工、青年卖卯子工的悲惨遭遇；想到党和毛主席解放了自己，成了国家的主人；想到刚才会场发生的一切，有支持他的热烈掌声，也有冷言冷语……想到这里，很是激动，只觉得周身的热血在沸腾。他告诉自己：喂，李铁啊，别慌，这是请战，也是作战啊，一定要叫叫劲把它拿下来！要把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都讲清楚，要把大伙，包括小曹在内，都鼓动起来，……他咳嗽了一下，嘎巴溜脆地说：“咱们早就核计过多次，想要变废为宝，利用矿渣、炉渣、矸石作原料，土法上马，自力更生，办个小型砖厂；一来解决本厂需要，二来也可向国家提供用砖。现在，有党委的领导，又有全厂同志的大力支持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，咱们要叫叫劲把砖厂拿下来！……”

同志，你说是不是叫劲？这叫办砖厂啊！其实，话又说回来，李师傅叫劲可不是一天两天啦，知道不？十年前他曾参加过首都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呀，那阵子他还担任突击队队长呢。一个人叫上劲一班能砌两千多块砖，质量还是没比的。后来，为了支援钢铁工业的发展，他又毅然响应组织号召，第一批报名从首都来到这里。环境变了，条件差了，好家伙，那劲却越叫越勇啦！你看，这不还要叫劲办厂子哪！

二

李师傅这次叫劲，算叫到硬茬上了。自打接受制砖任务以来，困难一个个接踵而来，首先碰到的叫劲活就是制造制砖机；首先遇到的叫劲事，就是有人反对制造制砖机。副班长曹德安说：“泥瓦匠要做机器，真是伸手摸月亮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我早说过，趁早拉倒，省得大伙难看！”李师傅说：“有困难就不干啦？没有困难还要咱们干啥？克服困难有啥难看的？叫叫劲，把它拿下来！”在党委的坚决支持下，他把大伙紧紧地团结在一起，象火车头一样，带领大伙，紧张地投入了制作制砖机的战斗。噢，对啦，说到这，你兴许问：咱们国家不是能造大型的、连续作业的、现代化的制砖机吗？到上海买一套不就妥了吗？这倒是。可是，别忘了，“叫劲师傅”叫的是这个劲：自力更生、土法上马。

这天下班后，李师傅上了通勤车，透过明镜似的玻璃窗，看到道旁闪过的一处处建筑工地，他想，祖国建设多么需要砖啊，这制砖机一定要早早造出来，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。

“李师傅，您——”直到乘务员喊他，他才发现到了站，满车人只剩他一个没下车了。

李师傅回家扔下饭盒，急急忙忙吃完饭，就出来了。老伴追出来问他：“黑灯瞎火往哪去？”他说：“有要紧的

事！”头也没回就走了。

李师傅上哪去了呢？先是上了副班长曹德安家。曹德安给李师傅倒水、拿烟，满张罗。但一谈到制砖机就直撇嘴、晃脑袋，象是有多大为难似地说：“李师傅，我是为你着想，为咱们班着想，我们不能自己瞪着眼找‘蜡坐’啊！我看，还是稳稳当当砌咱的砖头好啊！”李师傅听了这话，好象心被人戳了一锥子，但还是耐心地说：“德安，咱们不该为那个人着想，也不应单纯为咱们班着想，还要把眼光放远点，为国家想想，要看对革命是不是有利，这样，才能鼓足干劲啊！”他看小曹不言语，更加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曹，稳稳当当，上班来，下班走，没人说不行。可那不是个力争上游的工人，别忘啦，如今大干就是干革命啊！”

小曹看着越说越激动的李师傅，淡淡一笑。

李师傅看天晚了，不敢多耽搁，就想约小曹到一位老工人家核计核计；然后再一起到市技术协作先进单位——机电厂去一趟。小曹不去。

李师傅到了那位老工人家里，把来意一说，老师傅很高兴，麻溜扔下碗筷，抬腿就出了门。他俩又请了机械技术员许守余，一起赶到了机电厂。

机电厂俱乐部里，高压水银灯铮明瓦亮，附近厂矿每周一次的技术协作会即将开始。今晚是小组交流，人们这一簇，那一伙，都在议论着，比划着，探讨着；每一个人都在听、在讲、在想、在记。他们有的在讲经验，有的在讲一周来工作中碰到的各种生产关键。

“叫劲师傅”他们一进屋，立刻有人跟他打招呼：“老李啊，今晚是带队来的？”李师傅抬头一看，好几位老劳模已经早到了。他连忙凑过去，笑着说：“今晚啊，咱们是带着问题向各位讨教来啦！”他接过机电厂劳模、工人工程师周师傅递过来的一支烟，连忙掏出打火机给自己和大伙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然后对周师傅和大伙讲起了他要制作制砖机的想法。

“好，想得好！你的想法实现了，炉渣、矿渣、矸石找到了用场，变成了宝，不少厂子就没有废物了！”李师傅的想法，得到了周师傅等人的支持，并马上帮着李师傅他们串联了基建、窑业、机械几大家的能工巧匠和工程技术人员，临时组成一个小组，进行了热烈讨论。大伙七嘴八舌，各抒己见，出了不少点子，设想了几个方案。有一种设想李师傅很感兴趣，就一门追究：“嗯，这个办法可能适合咱厂情况，就是还大些，复杂点，再说还非用电不可！”

“对，制砖机不就是为了砸坯吗？重锤、模子两样是必不可少的，其余附件，能简就简！”

人们越争越来劲，恨不得一下子帮着李师傅把制砖机设计出来。“叫劲师傅”和他的二员大将，仔细地听着各种见解，随时插着话、点着头，许守余还掏出小本子不时地记着什么。

机电厂的周师傅特别热情、实惠，他见李师傅对他出的点子感兴趣，就往门外一指说：“老李啊，到咱车间看看得啦，我出的主意全在那汽锤上！”

李师傅他们由周师傅领着，来到了锻造车间，这里矗立着各式各样的汽锤、夹板锤等。李师傅一一端详着、揣摸着，有时还上去按一按，蹬一蹬，操作两下试一试。突然，他心里唿拉打开了两扇窗户，惊喜地差点叫出声来。赶紧把大伙招呼出了车间，说出了他要把汽锤和缝纫机的特点结合起来制造制砖机的想法。大伙听着，思忖着，推敲着，最后都兴奋地说：“行，有门！”

第二天、第三天下班后，“叫劲师傅”又和班里的一些同志到兄弟厂进行了参观学习，又和本厂的车、钳大工，开了“联席诸葛亮会”，这样，使制造机器的方案越来越成熟。最后在技术员许守余的热情帮助下，连夜把制砖机的草图搞了出来。

三

“叫劲师傅”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根据汽锤和缝纫机的原理，很快就把制砖机搞出来啦！这种机器可用脚蹬，也可用电动。起动一次重锤，打出一块坯来，可带劲啦！可是，新的更大的困难又横在前边，这就是烧砖的困难。要知道，坯还不等于砖啊！制砖机造成后，“叫劲师傅”一边和大伙一起把矿渣、白灰、石膏等原料对到一起搅拌着，压着坯，一边核计着咋样才能多快好省地把坯变成砖。

这天晚上，他回家一夜没睡实成，翻过来，覆过去，天

快亮时才迷糊着了。老伴轻轻起来，想让他多睡一会，他知道老头子近来没黑夜没白天地搞什么制砖机，难得睡上一个囫囵觉啊！她洗完脸，端来面盆，一边在炕沿上和面，一边核计着要给“叫劲师傅”蒸点素日最爱吃的二米面发糕。

当“叫劲师傅”醒了以后，老伴就把发糕端上来。他却不吃，拿起一块，端详个没完。直到老伴催了好几次，他才说：“老伙计，我吃，我吃，还要带一块到厂里和大伙研究研究！”

“一个发糕和大伙研究个啥？这些日子你是咋的啦？”

“老伙计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发糕说不定和造砖有关系！当然得和大伙研究研究。一个人浑身是铁，能碾几颗钉？”说着就赶忙上了路。

由于走的早，头帮车还未发，“叫劲师傅”就开动双腿往厂子赶。他一路上反复核计着“蒸砖方案”，分析着成功和失败的可能，很快就到了厂子。门卫的同志和他打招呼，他才抬头看：那高大熟悉的厂房已映入眼帘，厂房前一行大字迎着朝霞显得更加鲜艳夺目：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！“叫劲师傅”觉得心里增添了力量，便甩开膀子，加快步伐，朝瓦工班奔去。

工人们到齐后，他和大伙把“蒸砖方案”一说，大伙纷纷说“可以试试看”。只有副班长曹德安背后说：“这是跟师娘学的手艺，没什么科学根据，没听说砖还能蒸？”

李师傅听了曹德安的话，虽然觉得不是滋味，但是他没有说什么，还是坚持让大伙讨论讨论，多找找漏洞，多想想根

据，才能增加成功的把握。

直到技术员、化验室的同志和大伙一起，分析了砖坯加热后内部可能发生的化学变化；分析了矿渣砖和泥土砖对温度要求的差异，李师傅又用蒸锅蒸了两块试了试，结果泥坯蒸堆了，矿渣砖坯却变硬了，最后大家认为“蒸砖”确实行得通时，才把一间旧宿舍抹巴抹巴开始了试验。

试验那天，“叫劲师傅”又激动又紧张。他先是和大伙一起检查了“蒸窑”有没有跑气的地方，然后检查了盘绕蒸窑内的送气管道，又仔细看了看兼作蒸屉的轱辘马，还一块一块地检查了一万块坯的横竖间隔，直到受热匀，保温好，温度升够，才关窑试蒸。李师傅窑内窑外、前前后后这一忙活，就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。离开窑还有八个来小时，同志们劝他去“猫”一觉，他不干。党委领导让他去休息，他晃晃头说：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那能歇着？叫叫劲，把它拿下来再歇着也不晚！”末了，党委领导下令，才算把他“逼”到了休息室。党委领导看他上了炕，把门反锁上，才回来和几个同志亲自看窑。

六个小时以后，党委领导亲自把休息室的门打开。不料，“叫劲师傅”没有睡。只见他趴在桌子上，鸭舌帽推到了脑后，一只手掐着圆珠笔，一只手按着一叠白纸。看见党委领导同志进来了，连忙把纸递过去，笑道：“这是咱们下一步的跃进计划，请组织上审查审查！”党委领导同志一边接过来，一边关怀地拍着李师傅的肩膀说：“老李！不是叫你休息吗？你……”

“叫劲师傅”来到窑上，好象久别重逢的好友，左右前后仔细观察起来。突然，他发现窑顶北角有个气孔在冒气！他定睛再看，只见越冒越大，霎时竟有鸡蛋大的洞往外喷发！不好，必须立即处理！不然，轻则会象暖瓶撒气不能保温，窑内砖头就要夹生、报废；重则会造成窑顶坍塌……人们的心急得要蹦出来！这时，只见“叫劲师傅”“嗖”一下子翻上了窑顶。窑顶北角，乳白色的蒸气“哧哧”地怪叫着，象枪弹出膛一样窜出窑顶，又弥漫开来，扑向四面八方。“叫劲师傅”知道：这蒸气比开水温度高得多，碰上就没个好！但他更清楚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，漏洞必须堵住，砖窑定要保全。只见他面无惧色，毫不迟疑地奔向喷口。但由于热气腾腾，一时啥也看不清楚。“叫劲师傅”想：不把喷口先堵上，雾气不除，便无法处理。想到此，他退到远处，盯准喷口，把鸭舌帽“嗖”地摘下来，然后急奔过去，一把把气孔塞上！曹德安在下边看到这种情景，很受感动，冒着热浪也冲了上去，拿砖帮助李师傅压住气孔。“叫劲师傅”快速抹上水泥，蒸窑又恢复了正常。

.....

“叫劲师傅”和他的战友们，硬是自力更生地为国家建成了一座白钢砖厂，制出了一批批“白钢砖”，又名矿渣砖。现在工厂盖厂房和街面上盖大楼用的那种白钢砖，就是用“叫劲师傅”他们的办法蒸出来的，又快又好，你说这叫不叫劲！打那以后，大伙都管“叫劲师傅”叫“叫劲厂长”啦！

您还问“叫劲厂长”的事啊？这以后，他叫劲的事就更多了，比如说群众中流传的“会战主厂房”，“巧修九号炉”，“重返三工地”等，多着哪，等以后我再继续给您介绍吧！

回 家 路 上

李 正 连

—

今年春天，红楼人民公社开始修建一座水库时，山南矿党委派了党委委员、老机修工人高林师傅带领一个矿山支农小分队去到那里，与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修建水库的战斗。

别看高师傅五十挂零，可他那方正的脸庞泛着红光，两只眼睛深邃有神，魁梧的身躯，走起路来噗咚噗咚的，浑身上下好象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来到工地后，他就带领支农小分队的同志们，一心扑实地干了起来。挖河泥、推独轮车、抡大锤、装机器，什么活儿都干。紧张的一百八十个昼夜，高师傅没离开工地一步。家里曾几次捎来口信，让他回去商量要紧的事儿，可他一次也没回去过。

老伴儿心里挺纳闷，前天特意坐汽车来到工地，一来是看看高师傅，二来是找他商量儿子国斌的婚事。老伴听说工程已经竣工了，就让高师傅在星期天回家看看。本来，前天公社召开了欢送支农小分队的欢送会，昨天工人们都陆续回

去了。可是高师傅还觉得不放心，非要在工地上再转悠一天。昨天，他对工地上的所有设备都重新检查了一遍，今早又复查了一遍，觉得心里踏实了，这才决定回家。

高师傅从工地宿舍出来，想要详细地看一看新建的水库，特意推着自行车绕道来到了水坝上。这时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朝霞迎出了红日，给大地撒满了灿烂的光辉。巍巍的拦水坝围成了一个人工湖。晨风拂动水面，片片彩云在清彻见底的水里游动，宛如锦鳞在竞游嬉戏。一条条分水渠向远方伸展着，把欢叫奔腾的水龙牵向一望无边的稻海。高师傅在这战斗过的水坝上走着，看着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“只用半年时间，这废沙滩上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，真是人的双手能创造一切啊！”高师傅从心眼里发出了一声感叹。眼前，仿佛又出现了施工时日夜夜的战斗情景，他更加兴致勃勃了。他看天上，晴空万里，白云朵朵；看地上，稻谷翻波，景色宜人。公路两旁的穿天杨，不停地摇曳着枝叶，也好像在向他热情地招手。此时，高师傅真有点心旷神怡了。他越看越看不够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好几里地。

过了最后一道分水闸，就是岔道了。高师傅只得离开大坝，上了公路，等蹬上自行车时，才想起了儿子国斌的婚事。

国斌是高师傅的独生子，今年二十八岁了。在县农具修造厂当工人。

对儿子的婚事，国斌妈很着急，总催儿子快点处理。国